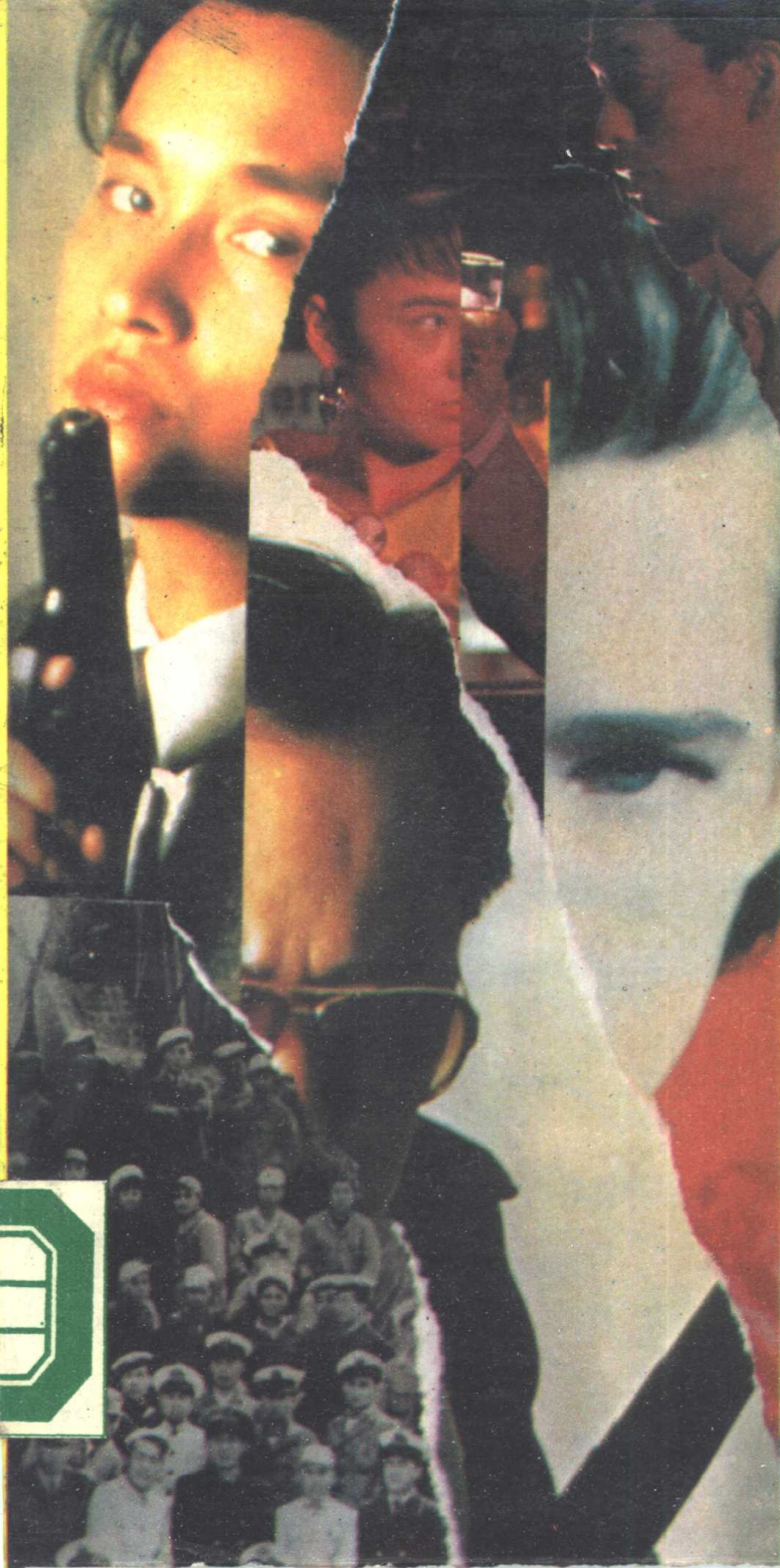


秘密行动

策反「黄安」舰起义的始末



张西庆 等著



秘密行动

——策反“黄安”舰起义的始末

张西庆 等著

海洋出版社

1990年·北京

511740/1

秘 密 行 动

——策反“黄安”舰起义的始末

张西庆 等著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38千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0

*

ISBN 7-5027-1001-9/E·19

¥:5.70元

内 容 简 介

你想知道我军的第一艘军舰究竟从何处得来的吗？它又有何赫赫战功呢？

《秘密行动》的作者，以绝无仅有的条件，经过多年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努力，采用纪实手法，将向世人披露我地下工作者和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最早策反成功国民党大型军舰“黄安”号的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事件。

在这部书中，不仅可以领略到弟弟和妹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深入敌穴，运用高超手段，去策反他们兄长的惊险过程，又能欣赏到地下工作者大智大勇，同敌特巧妙周旋的精彩场面；不仅为原国民党海军爱国军官身陷囹圄，甘愿牺牲自己，绝不吐露机密的可贵精神所震撼，又为我情报人员乔装改扮，冒名顶替，虽死无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倾倒。同时，还可分窥到特务头目老婆为何心悦诚服地向我奉献情报和武器的秘密……

该书是作者继撰写出版《绑架》、《一个女特务的秘史》和将要出版《巨龙》三部长篇之后的第四部著作。它真实感人，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既有艺术价值，亦有史料保存之必要，是一部耐人寻味而又难得的作品。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紧急调令		(2)
第 二 章	肩负重任		(12)
第 三 章	潜入敌区		(22)
第 四 章	沟通联络		(39)
第 五 章	可喜进展		(47)
第 六 章	抓住时机		(58)
第 七 章	卓有成效		(70)
第 八 章	目标一致		(87)
第 九 章	虎口脱身		(97)
第 十 章	以假乱真		(109)
第 十 一 章	欲速不达		(121)
第 十 二 章	突遭逮捕		(131)
第 十 三 章	机智斗争		(153)
第 十 四 章	全力营救		(164)
第 十 五 章	英勇就义		(180)
第 十 六 章	后继有人		(201)
第 十 七 章	巧妙周旋		(210)
第 十 八 章	刀光剑影		(224)
第 十 九 章	阔步前进		(237)

第 二 十 章	比翼齐飞	(246)
第二十一章	布局已定	(257)
第二十二章	第三条线	(266)
第二十三章	站稳脚跟	(275)
第二十四章	亲入敌舰	(283)
第二十五章	誓死报仇	(294)
第二十六章	核心成员	(304)
第二十七章	情况突变	(309)
第二十八章	加快步伐	(320)
第二十九章	虚惊一场	(330)
第 三 十 章	将计就计	(341)
第三十一章	扩充骨干	(355)
第三十二章	策划起义	(366)
第三十三章	当机立断	(377)
第三十四章	闪光时刻	(391)
第三十五章	历尽艰险	(403)
第三十六章	胜利到达	(417)
尾 声		(434)
后 记		(437)

引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里，曾有一艘英雄的战舰。它，不仅参与了解放沿海一些城市的光荣战斗，而且，在解放一江山等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中，还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不仅在长期的护航、护渔任务中维护了我国领海主权的尊严和安全，而且，在回击蒋帮叫嚣反攻大陆和对其作战中，与兄弟舰艇一起，先后击沉、击伤了国民党海军大型驱逐舰“太平”号和其它一些舰艇、船只，又创建了丰功伟绩！然而，更令人起敬的是，40多年来，它身边的指战员吮吮着它身上的乳汁，不断地成长、发展，有些人进入海校深造，有的人升迁、提拔到水警区，或在基地、舰队担任了领导职务……

那么，这艘英雄战舰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原来，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惊心动魄、刀光剑影而又光彩熠熠、富有传奇色彩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最早策反国民党军舰起义的神秘故事……

第一章 紧急调令

1946年5月的一天，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燃红了胶东解放区的大地。山川、河流、村庄和屋舍无处不荡漾着春的气息和光彩。碧绿的田野，苍翠的树木，袭人的花香，啁啾的鸟鸣，潺潺的流水，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那望眼欲穿如饥似渴盼望的一天，真的到来了！

是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进步力量和各爱国政党及团体，在世界友好国家政党和进步人民的声援、支持下，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8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试想，对于这个历史性的胜利，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民怎能不拍手称快？怎能不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多么渴望过上休养生息，和平、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啊！

这天，位于荣成县成山区一个名叫沙沟村的偏僻乡村，同样有着异常的反响。无论是在田园耕作，奔走繁忙的男人们，或是在家中摇车纺线，操持家务的妇女们；无论是在学堂里教书的先生们，还是坐在课堂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一张张面孔上，都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将近晌午的时候，一匹由东向西的高头白色大马，载着他、的主人，从正在田园耕作的人们身边飞驰而过……

这情景一下子吸引住了几十双眼睛。

“怎么回事！是有什么变故，还是传达什么紧急通知？”二十六七的民兵小队队长季庆新，紧握锄把，挺直身躯，瞪大双眼，似自语又有点惊恐地询问起同他并排锄麦子的父亲季老汉。

“噢，很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我瞧那骑马的小伙子，像是咱们东海地委的通信员小李同志。”季老汉也一本正经地猜测着。

“爹，那我们要不要回村子看看去？”季庆新好象预感到了什么。

“日本鬼子彻底完蛋了，莫不是‘老蒋’又调兵进攻咱们解放区来了？”季老汉警觉地分析着，向庆新点点头，赞同道：“中，回村子听听消息去！”

季老汉五十七八岁样子，一辈子同土地打交道，地区解放前，家里一贫如洗，过着连乞讨都不如的生活，自然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别看他大字识不了几个，可他是村子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村农教会的会长职务。

季老汉同儿子季庆新慌慌张张地走到村子。迎面就碰到了50来岁的村长郭玉林。

“玉林，刚才是不是地委通信员小李骑马进村了？”季老汉心急火燎地问村长：“上级有什么紧急情况通知吗？”

“听说是小李同志来了，可他并没有找我，而是直接奔村西头的学校去了。”郭玉林的回答声中，也流露出疑虑。

“玉林叔，那你猜小李同志到学校去干啥呢？”季庆新仍不放心地追问。

“看你这小子，你玉林叔也不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快回家去吧，有什么紧急情况或打仗任务，我绝不会不通知你这个民兵小队长的！”郭村长逗趣地说罢，就匆匆与他们分手了。

季庆新听说通信员小李直奔学校去了。这，使他原来就有些不安和狐疑的脑海中，仿佛又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爹，我估摸着，小李那样急迫地赶到学校去，会不会同我四弟庆云有关呢？”季庆新边同父亲走着，边提出了他的新的猜测。

“庆新，你别胡乱猜那些没边没沿儿的事儿了。你四弟是个小学教书先生，地委这样急地找他干什么？！”季老汉不相信季庆新的这种推测。

“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总觉得有一种预感……”季庆新仍坚持他的这种猜测。

季庆新的这种猜测是不无根据的。

现在，在简陋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气喘吁吁的通信员小李同志，匆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郑重地交给了老学究模样的郭校长。急迫地说：“郭校长，这是东海地委要调季庆云同志的紧急调令！”

“噢，你请坐，先休息一下。”郭校长一手接过信，一手示意小李同志坐在凳子上。

郭校长撕开信封，取出一张淡黄色、竖红格子的信纸，两行遒劲、简洁的毛笔字，赫然跃进他的瞳孔：

郭晋山校长：

根据地委的决定，调你校教员季庆云同志火速到地委报到。

信的落款是：东海地委组织部。

郭校长将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之后，心中甚是困惑。他举目望了通信员小李一眼，暗自思忖：“地委这样火急调庆云去，到底干什么呢？”

这时，在一旁的通信员小李却开了口：“郭校长，季庆云的调令你已经看了。是不是要他交待一下工作，就马上同我一道到地委去？”

“小李同志，如果这事不涉及秘密的原则，我想冒昧问一句，上级这样紧急调庆云，究竟为什么？要知道，他此刻不仅正在课堂上讲着课，而且，他手头还有许多工作要交待的……”

“郭校长，实在对不起，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小李说

罢,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上级的意图,就又补充道:“地委组织部杨部长,除让我送这封信外,他当面只向我强调了一点:务必在当天,护送季庆云同志安全到达地委驻地!”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坚决执行上级的这个指示。小李同志,午饭以后,就让他同你一起出发怎样?”郭校长什么问题也不再提了,任何价钱也不讲了。

“谢谢你,郭校长!”小李紧紧地握了下郭校长的手,告别道:“我去给马饮饮水,喂点料。晌午过后,我同他一道起程!”

“好,就这么办。”郭校长连连点头,接着又热情邀请道:“小李同志,中午你就在学校吃饭啊!”

“好的。”小李回答着,走出了郭校长的办公室。

此刻,在五年级的一间教室里,一个20岁出头瘦高身材,脸庞圆长,眼睛闪闪发光的青年教师,正专心致志地给学生们上政治课。他,就是地委要上调的中共党员季庆云。

“季老师,对不起,郭校长请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一位年岁较大的教师,手里拿着《算术》课本和教具,来到季庆云的身旁,低声而郑重地说:“下面的课由我改为算术课……”

季庆云先是一愣,接着放眼扫视了一下端坐着的二三十张不同表情的男女学生面孔,告别道:“同学们,这堂时事政治课,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给大家接着上……”

季庆云说罢,在同学们交头接耳的一片窃窃私语声中,迅速地走出了教室。

季庆云忙不迭地一进到校长办公室,急切地问:“郭校长,你找我有啥急事?”

郭校长随手关上房门,又从抽屉里取出那封“调令”,递给季庆云,严肃地说道:“这是地委通信员小李同志刚送来的,要你火速到地委组织部报到!”

季庆云瞪大双目，将“调令”看了足有四五遍之多，然后怀着诧异和不安的心情追问：“郭校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样急迫？！”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老校长郑重而严肃地告诉季庆云：“据我分析，恐怕你去了以后，就不一定再回来任教了。庆云，小李同志和我商定，吃过中午饭，他就和你一道出发。我看，时间不等人，你把手头里的工作，就跟我先谈谈吧……”

“好吧。”季庆云克制住不安的心绪，坐了下来，立即向郭校长开始交待工作……

一个多小时以后，季庆云怀着疑虑和惊喜不定的复杂心情，深锁双眉，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他家里迈去。

“四弟，地委通信员小李到你们学校去，传达了什么紧急通知？”季庆新见季庆云回到家门口，就抢先拦住他问道。

“三哥，”季庆云把季庆新拉到一边，低声告诉他，“东海地委要我立即到组织部报到……”

“喏，没想到，我今天这个‘八字’，真的掐对了。”季庆新惊喜之余，也想尽快搞清楚这其中的奥妙，“四弟，地委这样急调你去，到底干什么呢？！”

“一点不知道。调令只写着要我‘火速’报到几个字。哎，对了，郭校长还郑重告诉我，吃罢中午饭，通信员小李就同我一道出发。”季庆云边说边有点犯愁地求教季庆新，“三哥，你看这事，我该怎样对爹娘和俺媳妇说呢？”

“是呀，这可真叫人有点奇怪和为难了……”季庆新沉思半晌，眨巴几下眼睛，突然，他好象又有什么新的灵感似地说道：“四弟，不管怎样，对你恐怕都是个重要的大好事！你想，要不地委怎能对你下达这样十万火急的调令呢？好，为了不使咱爹娘和你媳妇疑心挂念，眼下，你就说你到上级开会好了。”

“你的这个主意倒挺好。”季庆云先是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仍有些不放心地提醒季庆新，“三哥，说心里话，我捉摸着：我此行肯定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调动，如果一年半载，要是不回来，或者有个什么的……那爹娘和家里的事，可全托给你了……”

“得啦，得啦！”季庆新不以为然地挥挥手，开导季庆云：“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人，遇事总是瞻前顾后的。放心走吧，爹娘和咱家里的事，我一人全包了。不过，四弟，咱兄弟私下可得订个君子协定……”

“什么君子协定？”

“你要是外面作了什么大官或显要的事儿，可得带你这个没出过门的兄长出去开开眼界啊！”

“三哥，看你怎么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季庆云进到家里，同全家人一起吃了午饭。然后，他按照与季庆新商定的口径，告诉爹娘，他马上要到地委开会去。

季老汉虽然心里有点纳闷，可他是个明白人，又是村里农救会主席，哼，啊了两声，什么也没有再细问，就过去了。

整天只知道忙家务，对男人们的事儿从来就不加干涉的季大娘，除照例嘱咐庆云出门要注意身体和安全的生活事儿以外，她什么也没再多讲。

然而，当季庆云把他年轻的妻子梁翠琴叫到他们屋里，要她快些为他准备行装时，梁翠琴不知是怀恋她这个结婚刚刚半年的丈夫，还是因为从季庆云的神态中，已经觉察到了什么隐秘；她，并没有顺从他的支配，而是用柔情的目光老望着他。

“翠琴，你怎么啦？请快点儿为我准备些换洗的衣服和鞋袜，我马上就该动身啦！”季庆云催促着，身不由己地把双手放在妻子的双肩上。

“庆云，你我结婚虽然已有半年了，可我们彼此却一直没

有分离过，……这次，我总觉得，你好象有什么重要事情瞒着我……”翠琴深沉的话语中夹杂着伤感的味道。

“看你……我不是对咱爹娘和你都说过了嘛，我是到地委开会去……”季庆云还想用先前的一套应付她。

“我不信。要是去开会，怎么还得地委派通信员骑马来接你？”翠琴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庆云的要害。

“这——”庆云已经明白，再隐瞒她这身为共产党员、村干部的妻子，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嘿嘿一笑，舔舔嘴唇，把实情告诉了他的心爱人。“翠琴，因为地委的调令只是要我‘火速’去报到，究竟干什么？到哪里去？我都不清楚，所以——”

“所以你连你的妻子——我，也瞒着……”翠琴把身子猛地一转，故意生气地不再理庆云了。

“好翠琴，你怎么要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我不是存心要瞒你，而是想到了地委，完全弄明白了其中的详情，再来信告诉你……”

“这么说，你季庆云心里还装着我梁翠琴？”

“何止装着你翠琴！我还要盼着早点回来，要你快给我生个大白胖小子哩……”

“你……你好不知羞……”翠琴被逗乐了，脸颊蓦地红得象朵桃花，赶忙一头钻进庆云的怀里，难舍难离地喃喃说道：“庆云，不管上级组织调你到那里去工作，我，作为你的妻子和同志，都不会拉你后腿的。可是，我总想搞清楚，你这次究竟是到前线去呢还是到敌占区……”

“翠琴，我当初看到‘调令’以后，脑海里也曾闪过这种想法。但是，上级倒底是怎样安排，还是对我有其它的打算？现在，都还是个谜。这样吧，待我到地委问明以后，马上就给你来信，好不好？”

“成。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就依你的……”其实，翠琴心里明白，地委如此紧急要丈夫去报到，一定有重大任务分派，但只有当面才能具体交待，这是组织的秘密。可她如此表白追问，是出于爱恋？出于关怀？还是出于期盼，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时，她从庆云怀里脱出身子，走到床前，伸手取过早已准备好的包袱，恭敬地送到丈夫的面前说：“包袱里面，有几件你常换洗的衣服，还有一双新布鞋，两双袜子，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翠琴，你真好，没想到你早就给俺准备好了！谢谢你……”

“夫妻之间，何必客气？走，我送你出村去！”她轻轻地推了季庆云一把，就要同他一起出门。

“别……别！翠琴，你听我说，今天这事不可太声张。刚才，三哥告我，地委通信员小李同志在村东口等我，我一个人去好了。”庆云善意而疼爱地拦住了翠琴。

“成，我依你！”翠琴眼里含着泪花，用手抚摸着丈夫的衣服，嘱咐道：“不管到哪里，都要好好保重自己……庆云，你可千万别忘记给我来信啊……”

“看你，我又不是去赴刑场，你怎么掉起眼泪来了？”庆云开着玩笑，抬手亲昵地给妻子抹下双颊上的泪花，宽慰道：“我一定尽快地给你来信，望你也要多多地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季庆云离开了妻子，又辞别了母亲，手提包袱，快步来到村东口。他抬头一望，不觉愣住了，因为在那棵高大的老槐树下面，不知何时，早已聚着为他送行的老校长、村长和他的父亲，还有三哥季庆新。

季庆云同地委通信员小李握手相见之后，先走到村长跟前，歉意地告别道：“郭大叔，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将这件事告诉

你，因为——”

“此事这样紧急又机密，我想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任务。”郭村长用手拍拍季庆云的肩膀，寄予厚望地说：“庆云，你大叔我不是当面夸你，你为人厚道，办事认真，又很机灵。这次出去工作，可要为咱们沙沟村的父老乡亲们争光啊！”

“谢谢你郭大叔，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沙沟村的人！”季庆云诚心实意地道出了他与家乡的深情。

“季老师，你为人师表，又多才多艺，我可真不愿意你离开学校……”老校长恋恋不舍地握住季庆云的双手，颤动着声音说：“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外面工作不称心，我和同学们时刻都盼着你回来继续任教呀……”

“校长，你过奖了！你才是我们学校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些年，如果我在学校工作中有什么不周之处，请你和师生们多多包涵吧！”季庆云说罢，深情地向老校长鞠了一躬。

“爹，我走了，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季庆云来到一直吸着旱烟袋的季老汉面前。

“庆云，我不管你远走高飞到什么地方，也不管你当上什么天皇老子，你可千万不要象你大哥、二哥那两个不争气的东西那样……要牢牢地记住：你可是季家的后代……”

“爹，看你怎么把四弟同大哥、二哥排在一起了？”站在旁边的季庆新，感到父亲的言词过重，忙来解围圆场：“庆云，快走吧，再耽误，怕日落赶不到地委了！”

“是呀，庆云同志，请快上马吧！”通信员小李也趁机插语催促着。

“爹，三哥，郭大叔，老校长，再见，你们都请回去吧！”季庆云说毕，恭恭敬敬地向众人再次鞠了一躬。

可是，当他站直身躯，正要上马的时候，突然发现妻子翠琴，不知怎么从大槐树背后面闪了出来。

“翠琴，你怎么也……”

“是娘让我给你送来几个熟鸡蛋，好带在路上吃……”翠琴在众面前，只好强忍心中的惜别酸楚，急忙应承地回答说。

“请告诉咱娘，别叫她老人家惦记……”季庆云伸手接过毛巾口袋装着的鸡蛋，最后深深瞥了妻子那满含着是欣喜，是怀念，也是担心的泪眼，轻轻咬了下牙根，转身跃上了马背。

通信员小李紧拉缰绳，向村长等人道声“再见”飞身跃上了马背。

“驾！”随着小李的一声催叫，那马一声长嘶，四蹄猛蹬，象颗金色的流星疾驰远去……